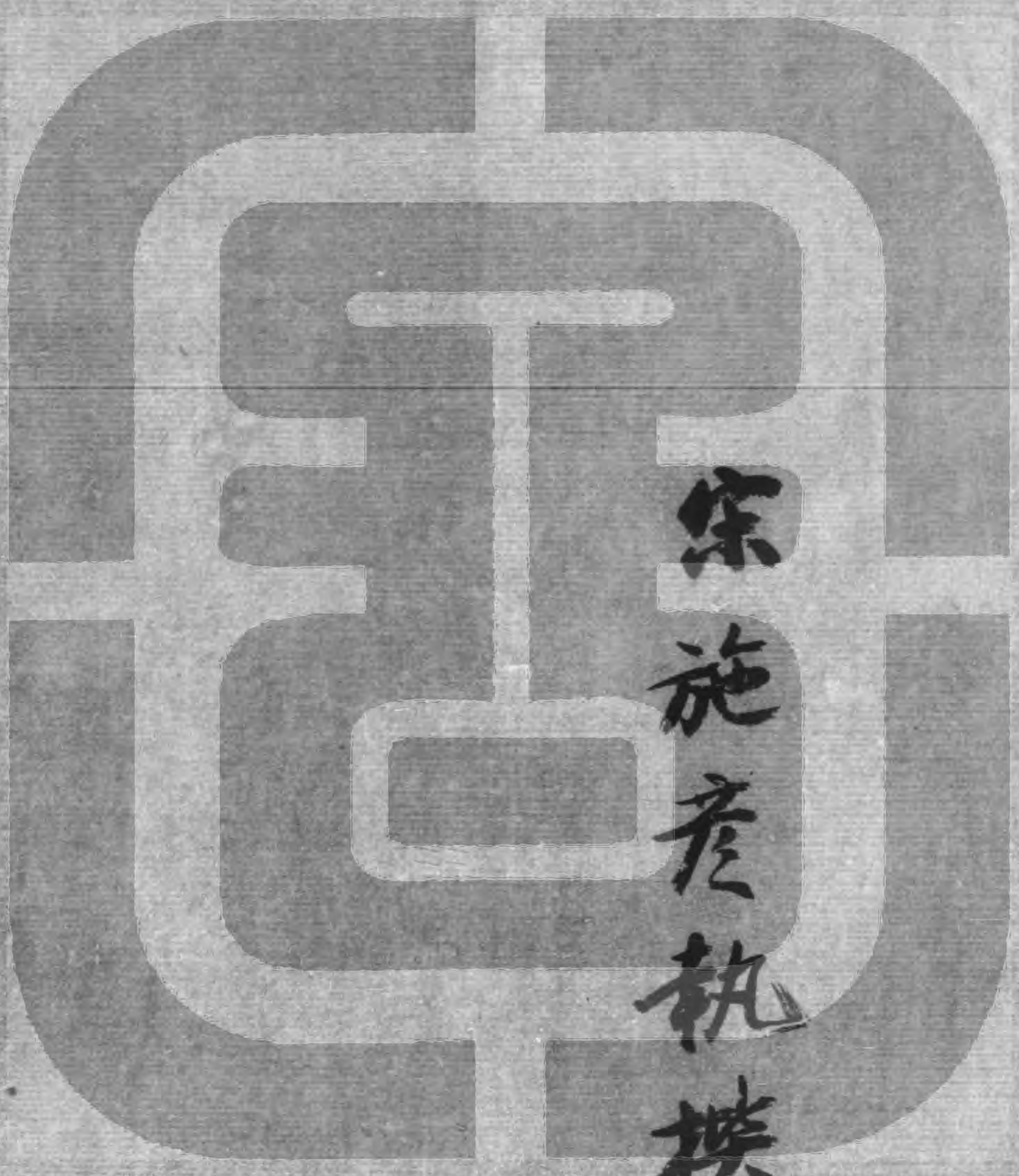


北
總
文
輟
錄
二
卷



宋
施
彦
執
揆



北窓炙輿錄卷上



施彥執編

新法之變議者紛然伯淳見介甫介甫聞伯淳至盛
 怒以待之伯淳既見和氣諳然見眉宇間即笑謂
 介甫曰今日諸公所爭皆非私寔天下事尔相公
 少霽威色且容大家商量管子云下令如流水之
 源令順民心也管子犹知尔况乃相公高明乎何
 苦作逆人事介甫為伯淳所薰不覺心醉即謂伯
 淳曰業已如此奈何伯淳曰尚可改也介甫遂有

改法之意許明日見上白之及明日見上有張天
祺者寔橫渠弟也自處士徵為諫官遂于上前面
折荆公之短荆公不勝其忿遂不肯改故伊川嘗
謂諸公曰新法之弊吾輩當中分其罪使當時盡
如伯淳何至此哉以諸公不能相下遂激怒而成
尔

范堯夫罷相與伊川相見責堯夫曰曩者某事相公
合言何為不言堯夫謝罪自年又曰某事相公亦合言
何為又不言堯夫又謝罪自年如此連責數事堯夫皆

謝罪自年及他日伊川偶見堯夫劄子一篋凡伊川責
堯夫所力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
詞惟謝罪耳自年此前輩之度量不可及也

韓魏公與范文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起去
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魏公
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几全
異魏公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歐公語易以謂文言大繫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
師為之耳魏公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

終身不言易。

孫威敏不肖讀溫成皇后策文仁宗再三令授之威敏不受仁宗曰卿既不讀何不擲去威敏曰擲則不敢擲讀亦不敢讀立朝之節若此

呂吉甫既叛介甫介甫再用遂令人廉其事乃得吉甫說秀水通判張君濟置田一事君濟置田時吉甫有舅鄭不知其名謂之鄭三舅往來君濟間介甫乃發其事即拘君濟鄭皆下獄鄭遂死獄中已而奉勅張君濟決配某州臨刑日士大夫莫不哀

傷之決訖有內臣出白紙一大幅輒印其脊血而去人大驚問之答曰欲呈相公也嗚呼介甫酷烈乃至如此邪

名述竟
姚進道在學士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

以飼齋僕同舍皆恠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僕何耶進道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云學中夜間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為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如初進道名

述老華亭人

進道嘗渡楊子江，遭大風浪，舟人皆号呼進道。乃徐
頌一親。徐德立遽以名呼之曰：周公保取吾
來，德立強忍為取之。曰：姚某平生不為不義事，江
神倘有知乎，使吾言不虛。風浪即止。不尔者，請就
溺死，俄而風霽。

禹錫高祖謂之陶四翁，開漆肆，嘗有紫艸來，四翁乃
出四百万錢市之，數日有駟者至，視之曰：此偽艸
也。四翁曰：何如？駟者曰：此蒸壞艸也。漆皆尽矣。今色
外寔偽物也，不可用。四翁試之，信然。駟者曰：毋憂

一作駟者通事二
人無曰駟字

某當為翁，遍諸小漆家，示之。四翁曰：諾。明日駟者
至，通事之人曰：駟翁，尽取四百万錢，艸對其人，一焚而尽。
曰：寧我悞，豈可悞他人耶？時陶氏資尚薄，其後富
盛，累世子孫登第者亦數人，而禹錫其一也。禹錫
名与諧，錢塘人。

子韶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以為外物豈可
必，而聖人之言乃如此。蓋聖人之氣不与兵氣合，
故知必不死于桓魋。此天下高論，古人所未到也。
予亦以謂古人文字皆聖賢之氣所發，雖一詩一

文亦天地之秀氣。今人懶于文字者，蓋其氣不与聖夫之氣及天地之秀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龜山為餘杭宰，鄭季常本路提學，季常特迂路見龜山，執禮甚恭。龜山辭讓久之，察其意果出于至誠，即問之曰：「提學治詩否？」曰：「然。」龜山曰：「提學治詩，雖聲滿四海，然只恐未曾治。」季常曰：「何以教之？」龜山曰：「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今誦三百篇詩，倘授之以政，果能達欵，使于四方，果能為對欵，倘能了此事。」

則可，不然是元不曾治詩也。季常不能對。

子韶

張九成

既魁天下，已身為禁從，始歸教季，聖錫張應辰

既魁天下，乃不遠千里，始來從子韶。季此皆天下奇特事。又子才妻，聖錫乃以書充奩具，此亦異事也。趙清猷初入京，赴試，每徑場務，全行者皆欲隱稅過，清猷獨不可以謂為士人，已欺官，況他日在仕路乎，竟稅之。

趙元鎮丞相未第時，嘗投牒索逋二百緡，其縣令曰：「秀才不親至，乃令僕來耶。」回判其牒曰：「某人同趙。」

秀才出頭理對元鎮視其牒曰必欲趙秀才出頭
乎奉贈二百千遂置其牒

天經曰介甫既封荆公後遂進封舒王合之乃為荆
舒故東坡詩曰未暇闢揚墨且復懲荆舒此皆門
人不孝之過

胡安定自州澤台有司令習儀安定不可有司問之
曰某事父則知事君之義在鄉里則知朝廷之儀
安用習為當時恨其崑強及對日入皆屬目視之
而安定拜舞之容登降之前藹然如素宦于朝者

衆乃大服作服之

衆乃大服

陳伯修作五代史序東坡曰如錦宮人裹孝幘頭嗟
乎伯修不思也昔左太冲三都賦就人未之重也
乃往見玄晏玄晏為作序增價百倍古之人所以
為人序者本以其人輕而我之道已信于天下故
假吾笔墨為之增重耳今歐公在天下如太山北
斗伯修自揣何如反更作其序何不識輕重也沈
元用晦人或以前輩詩文字求其題跋者元用未嘗
敢下笔此最識体元用名晦

元用下側
末注四字

正夫曰明皇本無意治天下，何以言之？顏真卿如何名德及祿山反，真卿獨全平原，乃始曰：朕不知有此人，又異時欲相張嘉貞，乃不記其姓名，不知逐日用心在何處。

正夫曰：人有話當與通曉者言之，與不通曉者言，徒尔費力，于彼此無益。反復之餘，只令人悶耳。陸宣公之于德宗，橫說直說，口說筆說，不知說了多少話。德宗卒不曉，其後宣公竟不免忠州之行。至于漢高祖，踏着脚便會。

荆公論揚子雲授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揚子雲而授閣者？又劇秦美新，六後人誣子雲耳。子雲豈有作此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某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曰：西漢果有揚子雲否？聞者皆大笑。

仁宗嘗郊，時路公作宰相，百官已就位，上忽暴中風，左右驚擾，路公急止之曰：毋詳，因誠左右曰：事不得聞，幄外乃扶上就湯藥，遂稱攝行事。至禮畢，百官無知者。當時但是樂減一奏，識者疑之，及出人

仁宗中法在
燕北使時非郊
也疑誤

始知之皆大驚且服路公之能當大事也
范文正公云凡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天
下名言也

張道望吾鄉長者人也嘗作秀州司戶遇大旱本府
所以望山川禱佛祠祀土龍坐蜥蜴從徒市所謂
致雨之術無不試卒不雨後欲乞水于海鹽縣神
山之龍池衆白太守以謂張司戶為人忠厚誠慤
使為之禱宜有所感動遂遣之及望道乞水回至
平道果大雨村人皆羅拜雨中自後州境有水旱

半字林升原校也

使望道祈之往輒應當時號為感應司戶

蔡元長苦大腸祕因醫不能通蓋元長不肯服大黃
等藥故也時史載之未知名往謁之聞者齟齬以
之乃得見已診脉史欲示奇曰請求二十錢元
長曰何為曰欲市紫苑耳史遂市紫苑二十文末
之以進頃更遂通元長大驚問其說曰大腸肺之傳
送今之祕無他以肺氣濁耳紫苑清肺氣此所以
通也此古今所未聞不知用何湯下耳
錢塘有人小腸祕百方通之不效有一道士錢宗元

視之反下縮小。便藥俄而遂通人皆恠之以問
宗元曰以其祕故醫者驟通之驟通之則小便大至
水道愈溢而久小便愈不得通矣今吾縮之使水
道稍寬此所以得流也此一事殊為特見

黃師文云男子服建中湯婦人服四物湯往十七
八得但時為之損益耳有男子病小腹一大癰其
諸弟侮之曰今日用建中湯否師文曰服建中湯
俄而癰潰蓋小腹癰為虛其熱毒乘虛而入建中
湯既補虛而黃著黃且潰膿也子才有婢子得面熱

若子柑升原桂補

病每一面熱至赤且痒絕悶絕問師文師文曰經
候未時嘗為火所逼也問之曰無之已而思之曰
昨者經候未遂通為孺人粘衣裳服偃倭曝日中甚昏
若火炙以孺人趣其物不敢已由是面遂熱師文曰
是也四物湯加防風獲差師文藥大率皆如此平江有
嬪人卧病垂三年狀如癆瘵醫者皆癆治不差師文
往視之曰此食陰物時遭大夫驚也問之其婦方自
省曰曩者方食水糲糲忽人報其夫墮水由此一驚
遂荏苒矣師文以九子藥一帖服與之用雞糞湯下

本原校改刻作水

嘉厚校改刻作水

快元校改刻作快

須臾取一痰塊下扶其痰正色一小糲糲蓋其當時
被驚矣快在中而不自覺也其後婦人遂安問為
何藥師文曰我只去朱二郎家用十文贖青木香
丸一帖與之曰何為用鷄糞湯下曰以雞喜食糲
也此師文譎耳未必然也師文父病口瘡創師文治
之不愈心訝之乃密訪諸婢果其父嘗晝同婢子
寢明日瘡作師文即詳其時節明日即用其父所
寢時令其父淨濯足以某藥貼脚心差又婦人苦
風丹每酒沾唇則風丹重疊而起痒刺骨殆不可

無殊效三身作有奇功

活師文令服五積散約數服以杯酒試之如其言
飲酒已丹不作德昭一婢亦苦風丹亦以此聞其
說遂服五積散之差又師文用五積散有奇功殊効
馮最難治師文用五積散

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正夫曰人不可不識主人位自漢以來識主人之位

者惟四人西漢之張子房東漢之陳太丘蜀之諸
葛亮晉之陶淵明是也子房既識主人位遂坐其
位子房既去陳太丘識之遂坐子房之位太丘既

亮作武侯

去諸葛武侯識之又坐太丘之位孔明既去陶淵
明識之遂坐孔明之位自此以往則賓主莫辨而
坐席終然矣

^佛印說顏子不貳過以為無第二念之快

錢塘有兩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
山冲晦居萬松嶺兩處士之廬正夾湖相望予嘗
館于冲晦之孫^協叔之居即冲晦之故廬也有一
菴岩堯于嶺之上東望江西瞰湖瞰湖之曲正與孤
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隱見于烟雲杳靄間遐想

洞刊本作洞 五字元校

當時之事使人慨然也和靖雖居孤山後有一室
正在凌雲洞^洞之側和靖多居此室耳然冲晦比和
靖則和靖名字尤高而冲晦以教孝顯冲晦教孝
當時士大夫皆宗之然^協嘗親与余言曰先祖有
戒子孫世世不得離錢塘以錢塘永無兵燹

治身元校刻作活

陶隱居孫真人皆以藥隱亦隱之善未能活^治國且後
活人不亦可乎近林灵素沈洞元真有活人心平
生施藥不可以數計余与洞元別二十年聞其別
後^工醫益攻巧視病罕診脉止令作咳嗽聲輒知病

工身元校改

具元校改刻作具

之所在不知此何法也在經有見而知之者上也
聞而知之者次也洞元之法非聞而知之者乎凡
有病至不惟與藥地稍遠者必設酒盃其貧者則有館之
日與飲食如此則亦難繼矣故人之所以餽洞元
者亦厚臨死猶有連三二十緡蓋盡費于此也察洞
元之心自孫真人以來一人而已

張承德守鄭州其軍下有人詣闕告變者太祖械送

其人于承德使自治之承德上答下智哉承德

東坡性簡率平生衣服飲食皆草至杭州時常喜

之子元校添刻無此

無住子

無如子

至祥符寺琴僧惟美房閑憇至則脫中褌衣露兩
股榻上令一虞候搔及起視其岬巾止用一麻繩
約髮尔又築新堤時坡日往視之一日飢令具食
食未至遂于堤上取築堤人餘器滿貯其陳倉米
一器皆盡之大抵平生簡率類如此

德昭母年近八十得疾冬苦寒夏苦熱八十非帛不
煖則老人之苦寒尚矣至夏則又酷畏熱德昭昆
仲冬則為重裊複幘貯藥炙炭所以致暖之術無
不具其昆仲遂不復入寢室皆會卧宿于其母之

帳庶凡^幾人氣有以溫之也。至夏則二人居帳外，居帳中者交手揮箑以伺其母之動息。至倦則止，熱甚則帳外二人更之，謂婢妾不足^委，皆不用。嗚呼，事親若此，亦可以無媿于古人矣。

友人史幼明仕縣尹，余告之曰：有官君子所最忌二事，在已則贓，在公家則聚飲。他罪惡猶可免，犯此二者，終身不可齒。士君子之列，今之或有處身最廉然，培克百姓，上以媚朝廷，下以諂叔貴，輒得美官，雖不入已，其入已莫甚焉。暗中伸手，此小偷也。

公然聚飲以期貴顯，真劫盜也。

章子厚謂溫公為賊，光正可對盜路，謂孔子為盜丘也。

宇文虛中在虜^金作三詩曰：滿腹詩書漫古今，頻年流落易傷心。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到上林。開口摧頽空抱朴，脅肩奔走尚腰金。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奸邪恨最深。遙夜沉沈滿幙霜，有時歸夢到家鄉。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海羊。回首兩朝俱艸莽，馳心萬里絕農桑。人生一死禪閑事。

裂皆穿胸不汝忘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無辭可
奈何強食小兒猶解事李粧嬌女最怜他故衾愧
見沾秋雨短褐寧忘折海波倚伏循環如可待未
愁來日苦無多此詩始陷虜中全圖時作所謂人生一
死渾閑云云豈李陵所謂欲一激效范蠡曹沫之事
後虛中仕金為國師遂得其柄令南北誹和太母
獲得歸往皆其力也近傳明年八月間果欲行范
蠡曹沫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為人告變虛中
竟有警急發兵直至虜主帳下虜主幾不得脫遂

為所擒嗚呼痛哉寔紹興乙丑也審如是始不負
太季讀書耳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乱孫次卿曰老子此語衍
二字何不言見可欲心不乱次卿名邦抗新城人
家兄門生也嘗為戶郎文有西漢風

溫公初官鳳翔府年尚少家人每見其卧齋中忽蹶
起著公服拱手板坐久之人莫測其意范純甫嘗
從容問其說公乃曰吾念天下安危事不敢不敬
范蜀公言儲嗣事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尽

白嗚呼。君子于天下國家事，其精誠至于如此，古
所無有也。直使人敬仰，敬仰溫公，與蜀公平生友
善，溫公自謂吾與景仁是兄弟，但姓吳耳。現二君
子此事，良哉朋友。

子容嘗言：淮南監司童貫客也，坐累罷去，寔子容姊

氏微言之。其監司往見貫，不得通，乃厚事其使臣。

使臣曰：吾亦不能為公通姓名，但伺相公出，公至

于道左，我唱拜公，即拜此見相公之道也。其人曰：

諾。他日貫出其人，遂立于道左，使臣果唱拜其人。

厚之校增刻作
萌子

近之校增刻作乃呼
過馬首

士嘗之校改刻作並

人遂拜。貫問曰：何人？對曰：某人。貫曰：這廝在此，乃

呼使過馬首問之。其人遂隨貫至其第，參拜訖。貫

曰：汝不飢否？乃令取酒一盃勞之。遣去後，貫為雪

其罪，遂復得淮南轉運使。嗚呼！方其為監司時，鼻

息上雲漢，威聲動山岳，不知來處，乃如此。當時出

蔡氏諸閹門者，往者多此輩耳。子容名元廣，姓張

氏華亭人。

沈元用有三大節：元用自奉使回，正二聖北狩，偽楚

僭竊時，元用即欲仰藥。時煥卿沈子暘尚在元用

與也事

姑多元校增

無時字

幙下二公急前抱持之為翻其藥曰事未可知也
少遲之元用曰自此常納藥于夾袋中曰偽命至
則飲此無何偽命至元用時適病遂以病免此一
大節也及呂時元用知某州一聞其事即日致仕
此二大節也丁一箭之起屠戮入至酷既經江西
州縣望風奔潰時元用知宣州曰此賊死于此矣
乃會士卒自解髻剪頂心髮燒灰投諸酒與士卒
飲之曰吾與汝輩誓死此城士卒皆奮自此元用
遂宿城上不復歸家賊射城上箭如雨元用不為

疑有脫文

拜下有于字

商霖二字元校正

動數日元用臨城謂賊帥曰吾城中無有汝不知
過吾已與三軍誓死此城矣不信請射我遂披胸
使射群賊大驚皆羅拜城下而去此三大節也

張邦昌僭叛論者謂非出邦昌本心凡邦昌之立止

為抹一城生靈吾鄉傳商霖曰此何言也當時邦

昌之系止有一死耳除一死更無可言吾知死分

耳何知一城生靈耶邦昌不立未必累一城生靈

設令累之則二聖北狩一城死之適其義復何恨

哉商霖名若史

霖元校增

此下疑有脫文

余寓秀州季三年止得子容子才二人時余年二十七而子才纔年十八子才斬少年中性復滑稽後發則翻倒一齋及其莊語候然而坐衣裾不動者終日余圍心喜之一日范文正公有言寧可終身無爵祿不可一日忘忠義遂撫案咨嗟久之余由是遂与之親厚子容罕在齋一日自華亭來叅告予未之熟也時同舍言其鄉人近以捕賊改官皆有歆羨意子容愀然歎息曰使張其他日一第決不官捕賊改官余喜曰何得此仁人之言

由是益相親厚

余奮與先覓在鄉中多遊大慈塢時徑行諸寺間覘壁間前輩題名詩句于祖塔得惠諡覓一詩曰谷口兩三家平田一望賒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清白捲江沙入于靜明寺塵壁中詩兩句云瀾深魚自躍風暖客還來惠覓最為東坡米元章所礼甚為朴野布衣巾履繩棕桐為帶時夜半起槌其法嗣門索火甚急法嗣知其得句也或稱無油輒疾呼燃竹

得火即疾書之詩人之得句蓋如此惠竟詩混然
天成無一毫斧鑿痕雅容間逸最有唐人風氣但
七字殊未稱蓋孝力未至耳

陳齊之謂懋實懋實茂寔茂寔方捷其子齊之曰公捷今嗣何

為茂寔曰小兒輩頃與捷之齊之曰以某觀之正
不當捷之所所以敗之也要須喻以道理尔小兒
輩自孩提時即當喻以道理曰如是：天下好事
如是：天下不好事如是者可行如是者不可行
如是者可恥如是者不足恥孩提雖無知而吾日昭

正字原校增

箒作何如

于子元校改

之所以入耳者熟會當漸入正處如此則着脚下便
使識士君子道路矣所謂箒捷豈可謂無哉不得
已而出之使輔吾之道理尔平日未嘗出一旦忽
出之被吾箒捷其恐懼愧恥之心為如何若然則
豈不謂之善教子乎今之教子者都不喻以道理但
箒捷之彼胸中固無知又日被吾箒捷者已熟遂
頑然無恥矣若是則教之非所以敗之歟齊之此
言可為教子之法

黃致一初看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州為營賦題未

審有何事跡。同場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州則若所謂青之河畔。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州。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此塞其詞。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為一隔句。對云。昔年河畔。嘗叨君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大季時。稱俊才。先季試。偶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全舍曰。某明日策中必有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寔錄。其與昨日事殊。無言。

乃對曰。秉筆執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甚奇。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笑。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

諸葛孔明每見龐德公。輒拜床下。龐公初不令止。子韶曰。拜床下者。已為諸葛孔明。而受拜于床上者。其人何如哉。誠哉是言。然則諸葛孔明。現龐德公。則其人物為何如。然其平生所有。乃付之灰埃。州莽自鹿門一隱之後。遂不見踪跡。嗚呼。非甚盛德。何以至此。又安得使孔明不為之屢拜乎。孔明視

德公固為晚進矣。然孔明在妙齡時，才氣如何，當下視一世，乃肯拜德公于床下。此所以為諸葛孔明也。沒量之人，只為此一點摩拂不下。

德先言一僧曰：吾佛法豈有他哉？見人倒從東邊去，則為他東邊扶起；見人倒從西邊去，則為他西邊扶起；見渠在中间立，則為他推一推，中间之說甚好。德先名與仁，德昭弟也。

張思壯，伊川高弟也。本一酒家，保喜為詩，雖拾俗語為之，往往有理。致謝顯道見其詩而吳之，遂召其

人与相見，至則眉宇果不凡。顯道即謂之曰：何不讀書去？思壯曰：某下賤人，何敢讀書？顯道曰：讀書人，有子規子眉宇，當是吾道中人。思叔遂問曰：讀何書？曰：讀論語。遂歸買論語讀之。讀畢，乃見顯道曰：某已讀論語畢，奈何？曰：見程先生。思壯曰：某何等人，敢造程先生門？顯道曰：第往先生之門，無貴賤高下，但有志于學者，即受之耳。思叔遂往見伊川。顯道亦先為伊川言之。伊川遂留門下。一日侍坐，伊川問曰：記日有所急，憤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
患則不得其正，却在何處思非遂于言有省，其
後伊川之孝，最得其傳者惟思非，今伊川集中有
伊川祭文十許首，惟思非之文理極精微，卓乎在
諸公之上也。

天徑經久，曠忽夢一人，眉宇甚異，對天徑，哦一詩云：塞
北勒銘山色遠，洛中遺愛水聲長。秋天蓴菜扁舟
滑，夏日荷苞甲第香。病遂瘥，殊可怪也。天徑曰：續其
詩曰：識面已驚眉，宇異聞言更覓肺。肝涼洛中塞

北非吾事，蓴菜荷花，只不思。天徑于文，孰皆超邁
人，後竟不第。人或以為洛中塞北之句，不合謝絕
之如此，然亦豈有是理乎？天徑姓葉，名楸，字伯林。
婺州人，以舊字行。

天徑曰：異時嘗在旅邸中，見壁間書一句云：一生不
識君王面，某輒續其下云：靜對菱花拭泪痕。他日
見其詩，使人羞死。乃王建宮詞也。其詩曰：李益蛾
眉使出群，當時人道便承恩。一生不識君王面，花
落黃昏空掩門。唐人格律自別，至宮體詩尤後人

不可及也

人見淵明自放于田園詩酒中謂是一疎懶人耳不知其平生孝道至苦故其詩曰淒淒失群鳥日暮
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半聲轉悲屬響思清越遠去
來何依目植孤生松欽翊遙未歸勁風無榮木
此蔭獨不衰繫身已得所千載莫相違其苦心可
知既有會意處便一時放下

陽関詞古今和者不知凡人彥柔偶作一絕句云客
舍休悲柳色新東西南北一般春若知四海皆兄

英下有傑後三

弟何處相逢非故人自悲愁怨懃之思一掃而
盡陽関詞至此當止矣彥柔姓陳名剛中英偉人
也後以江陰金判與子韻諸公同貶知虔州安遠
縣卒

余所謂歌行引本一曲尔一曲中有此三節凡欲始
發聲謂之引者謂之道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
焉故謂之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于是聲音遂
縱所謂歌也今之播鼓者始以一小鼓引之詩所
謂應引懸鼓是也既以小鼓引之于是人聲与鼓

應引下
刻本載靈文昭曰鄭作
棘讀若引此便以爲引何捷

声参焉此之謂行可也既参之矣然後鼓声大合此在人声之中若所謂歌也歌行引播鼗之中可見之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今大曲有人破滾熬之類今詩家既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吳製矣今選中有樂府數十篇或謂之行或謂之引或謂之吟或謂之謠或謂之曲名雖不同格律則一今人強分其體制者皆不知歌行引之說又未嘗廣思古今樂府故便生穿鑿

耳

詞作閱無封字高抑崇詞始封進劄子以為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上首宥之抑崇乃問上曰陛下以為如何是和氣凡人始上殿皆皇恐戰汗惟恐應對失詞未有反致詰于上者上為倉卒一問亦愕然乃曰今疾厲不作螟蝗不生年穀豐熟百姓安康即和氣也抑崇曰此萬物和氣陛下和氣安在上乃默然嗟乎非和氣不足以治天下古人未能發也抑崇發之至哉斯言予觀近世能尽斯道者其程伯純乎

無事

不出下官二格

張子作子心怒三字
下子張子作上能作承
雷二字

張子公為戶侍。苦用度窘。欲出祠部。改監鈔。見秦丞

相秦曰且止。若干年不出。若干年不改監鈔矣。張

乃具陳當時利害。俱不聽。張怒。乃勃然曰。相公言

大好者。勢不可行。今日事勢如此。安得沽虛言妨

事。寔一旦緩急。相公何處措力。遂拂衣而起。見趙

相公。曰如何。張復陳其利害。丞相乃贊之。

曰甚善甚善。子能留心執事如此。吾復何疑。然于

天下財賦乎。曰未也。丞相曰若此。則子亦

小失契勘矣。如某州有米若干。某州有米若干。某

子作子

有一元乙特委子之
校增刻本作萬者
一後息

州有錢若干。某州有錢若干。復數州。張但呀然。

趙相曰。今所以不即發來者。發來國家便有無限

財賦也。固嘗行文字令。且只就本所使萬有一緩

急。某亦粗有備矣。如子之請。姑乃遲也。勿吝見教。

張乃大服曰。若此。豈不是宰相。秦會之。都不知國

家虛寔利害。但以虛詞益人。心安得而服。

岩原校改

龜山作梅花一詩寄故人云。欲駟殘陽變春工。先遣

使朱本逆作使

梅谷作選鋒。莫把疎英輕聞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休官二字作苦師曰甲
四字

時故人正作監司。見此詩。遂休官。

令元校政刻作如事
皆元校政

諸司造船吏黃緣為盜每造七百料船率破釘四百斤
魯處善為其路轉運使偶見破艦一閣灘上乃遣
人拽上以焚之人亦不測其意既焚得釘二百斤
于是始知用釘之寔朝廷于是立例凡造七百料
船給釘二百斤自處善始

晏元獻為宰相兼樞密使范文正叅知政事韓魏公
富鄭公樞密副使一時人物之盛如此而范韓二公
與元獻有舊故荐之而富公其壻也元獻以嫌欲
避位而仁宗不許夫宰相用人正當如此顧人才

董應求謂予曰以漢文帝有
真才文帝先一覽厚長者耳和
無二毫其武氣優游不事
若無能為者當是時外有
強藩悍將內有權臣孽君
乃中外怙然固雖有七國之強
亦終文帝之世不敢有為非有
直才而何與彼以智術把持
天下者可同年而語哉應求
字味今天氏泉州人

如何耳安問親奮乎崔祐甫一日除吏八百親奮
居其半此乃天下之公道也後之避嫌者雖才如
元凱以親故避不敢卒而弄权盜柄者又托此以
市私恩植党与此人居之用人所以為難也

此系在晏元獻條下按
刻本補于此二章載在
末葉

入井陘在李左車不用之後也使不知敵人取
予遽頓兵四陸地非甚庸將不至此况韓信乎大
凡用兵必先為敵人計然後始能伐敵人故鄧公

之軍黥布司馬仲達之軍公孫淵皆出于此李左車之計雖趙之上策然左車未陳此計時乃先在韓信算中矣故其策雖妙安能施于信哉但成安君用李左車則趙亦未易下

禹錫問余曰周伯仁救王導始陽言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逮事已解固當同車入見雖告之以相救之意庸何傷卒不告後竟遇害伯仁亦余曰不然此所以見古人用心處也元帝與王導豈他君臣比同甘共苦相與奮起于

艰难顛沛之中今以王啟遂相猜忌如此君子所以深惜也故伯仁之救導欲其尽出于元帝不出于已所以全君臣終始之義伯仁之賢正在于此余嘗愛茂寔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元榮必有一宋廣環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子韶與正夫論仁宗朝人物正夫曰未說設施只豎起幾個人物在廟堂上也須教太平正夫謂子韶曰昨強幼安來說話引援甚富某謂之

元之作榮
廣平作環

曰若此者六一語若此者温公語若此者東坡語
若此者山谷語強幼安語却在甚處幼安無語

陳明作為西浙漕來謁正夫正夫回語次曰昨日熱

陳亦曰夜來大熱正夫曰公安知熱陳笑曰如正

夫李向高明議論英發固某所不敢望至于寒暑

天下人共知之乃謂某不知熱何也正夫曰公安

知熱如某乃知熱耳某在閑處無一毫事到心故

四時之變化寒暑之盛衰此身皆知之言今日寒

則信寒矣于是鹽衣裘言今日熱則信熱矣于是

減絺綌以予言今日温今日涼皆与陽陰之候不

差毫厘末今左右簿書獄訟紛然在前而利害禍福

之心誠交戰于中性命且不知所在又安得知寒暑

也陳乃嘆息曰真高論

魏公夫人嘗蓄婢而魏公不知也教以歌舞至魏公

生朝乃出之使上壽公見其辨爽悅之其婢既上

壽畢忽泣下公恠而問之婢曰念妾父在時每生

朝婢子輩上壽亦必歌此曲今忽感其事不知泪

之所從也公曰汝父為何人曰某人嘗為某州通

無責字作乃讓其

判公大驚乃讓其責夫人曰此士大夫女安得輒取為婢夫
人謝不知公即令諸女列後擇一有官人厚嫁之
魏公判北京有術者上謂言能視笏文知吉凶魏公
語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飯召通判而術者遂
預為公預與通判易笏令視之術者視魏公笏言
某日當再召在相位若干年視通判笏曰某日當
進秩當至某官既畢魏公使人厚謝之通判曰狂
生敢欺罔相公如此罪應誅乃反厚餽之何也公
曰琦先欺他

正夫曰茅菴艸屋風雨一具輒欲顛仆至廣廈大堂
雖震風疾雷頓撼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籬鳥雀風
勁艸搖則驚飛竄伏而豈牛巨象雖長鞭大箠猶
扶之不行人之度量其相懸亦猶此

沈元用以四六自負以謂當今四六未有如晦者其
謝解啓一聯云谷寒難暖喜二氣之或私風引輒
回帳三山之不到真為絕唱也惜其過貪翻近燕
我耳

先覺論文以謂退之作古子厚復古此天下高論董應

求以漢文有真才文帝終一寬厚長者耳初無一
毫英武氣優游不事若無能為者當是時外有強
藩悍將內有權臣孽君乃中外恬然固雖有七國
之強乃高祖過制非文帝之罪然亦終文帝之世
不敢有為非有真才而何歛彼以智術把持天下
者可同年而語哉應求名天民泉州人

此條刻在卷六
葉上半是之數條
下已用朱筆摘于
上方

北窓炙輠錄卷上

乙丑閏月廿日燈下夜竟

北窓炙輠錄卷下

施彥執編



温公為兒時與群兒戲有一兒誤墮水甕中群兒怖
奔公獨不去乃亟取石就甕下作一竅以出水
流出其兒乃救公為兒時仁術已如此矣

平江有富人謂之姜八郎後家事大落索逋者雁行
立門外勢大窘乃謂其妻曰無他策惟有逃耳顧
難相挈以行乃偽作一休書遣之曰吾今往投故
人某于信州汝無戚心事幸諧即返尔將逃乃心

念曰委債而逃吾負人多矣使吾事一倘諧他日
 還鄉即負錢千緡當償二千緡多寡進受遂行信
 州道中有送旅姬夜夢有群羊甚富有入欲駘之
 有一人呵之曰此姜八郎羊也毋得駘遂恍然而
 覺明日姜適至其處問津姬問其姓曰姜問其第
 几曰八姬大驚遂延入其家所以館遇之甚厚久
 之乃謂姜曰姬有兒不幸早死有婦怜姬老吾義又不
 嫁留以待姬我我甚怜之欲擇一贅壻久未獲覩子
 狀貌非終寒薄者願欲以婦奉箕帚可乎姜辭以

自有妻不可姬請之堅姜亦以道途大困不得已
 從之其妻一日出擷菜顧有白兔逐不可得欲逐
 兔即止又逐之又不可得欲逐兔又止如是者屢
 逐追之一山上兔乃入一石穴中妻探其穴失兔
 所在乃得一石爛然照人持歸以語夫姜視之曰
 此殆銀鑛也治之果得銀姜遂携其銀往尋其故
 人竟無得而歸因思曰吾聞信州多銀坑向之穴
 非銀坑乎遂与其妻往攻之果銀坑也其後竟以
 坑治致大富姜于是携其妻与媪復歸平江迎其

故妻以歸。召昔所凡負錢者，皆倍利償之。此亦怪矣。今思其後，妻於其姑之老義不嫁，此天下高節。而姜臨逃，亦有倍償所負之誓，亦足以見其人矣。曰：緣會合，夫婦相際，天其以是報善人乎。

信林下連守字不
空格

子範謂余曰：劉信叔守合肥，厥功高矣。然此一事，亦有天幸者。余曰：如何？子範曰：聞其始與金人戰，金人布陣西北，是日東南風大急，塵沙擊面，金人大敗。他日戰，金人據上風，亦未接，風急反塵沙甚焉。金人又大敗。若是非天幸者乎？余曰：自金人犯順，

勸字元校改

內外將士無一人為國家捐軀幹，出死力，一送虜人之前，駘者望風奔潰，相率去為常。惟劉信叔守廬州，甲兵脆薄，糧食單寡，當時將卒罔然欲散。信林乃折箭為誓，勸狗忠義，諭以禍福。然後三軍之士皆為之奮。左右支吾，卒能以孤壘折咆哮百萬之師，而奪之氣。然則反風之异，安知其非精忠有以感動天地乎？安得遽以為天幸也。

明道知金華縣，有人借宅居者，偶發地得錢窖千餘，得其主人至曰：吾所藏也。客曰：吾所藏也。遂致訟。

二人爭不已。明道問主人曰：汝藏此錢，凡何時？曰：久矣。自^建宅時，即藏此錢在地矣。汝借宅，凡何時？曰：三年。明道乃取其錢，以錢文類之。明道既視其錢文，乃謂客曰：此主人錢也。客爭之曰：某之錢。明道曰：汝尚敢言。汝借宅，終三年，吾遍閱錢文，皆久遠年号，無近者。一錢何謂汝所藏也？其人遂服。有富人于氏，率一子。忽一日，有一醫者，入其家，言吾乃父也。其子驚問之曰：汝寔吾子，吳時乞汝于汝父，今吾老矣，汝送吾歸。其子不服，遂致訟。其醫

具致其乞子^於于氏詞。明道曰：汝有何據？曰：有據。曰：何據？曰：某尚記一藥方簿，記其^乞月也。明道令取藥方至，則紙墨甚古。其後書云：某年月日，以弟^子子与本^弟于二翁。明道留其方，明日問其子曰：汝年^凡何？曰：^凡何。曰：汝父^壽凡何？曰：^凡何。明道以其子之言，驗醫所書^乞月合，乃謂醫曰：汝詐也。醫曰：某安敢詐。明道曰：汝所記歲月，与其子之年信合矣。此特得其^乞月耳。然汝有一缺漏處，乃不^覓醫曰：某有何缺漏。明道曰：以汝云^乞月考于氏之

年時于年三十四耳。何得謂之翁。其醫語塞。

又有一富人亦有一子。方孩無母。乃有一壻。將死屬其壻曰。吾以子累君。幸君善撫之。他日吾子長當使家貲中分之。乃出手澤札託付其壻。及其長。不肖如父約。其壻乃以手澤訴于縣。明道乃密謂其子曰。汝父智人也。不如是汝之死久矣。惟其壻有半貲之望。故汝保全得至今。雖如是某人亦夫也。不然方汝幼時。豈不能殺汝取全貲耶。今豈當較其半也。其子悟。遂中分之。

明道在邑中視其民如家人。或有所訴。至有不持牒竟造庭口述者。邑中事無晨夜。得以聞。嘗夜半有殺人者。明道驚曰。吾邑中安得有此事。已而思之曰。當是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皆大驚。以問明道。明道曰。曩者吾嘗行諸鄉。遍閱諸鄉人。惟此人有悖戾氣。是以知之。其明察如此。

嘗有監司問明道。借兩夫取素白皮。曰。本司非乏人。願向素白皮出土者殺人。故非其人不可使。惟公至誠格物。所使皆忠厚。可委。所以奉浼耳。

富鄭公知鄆州有士人出入一娼家久其後與娼競
乃撻其面碎之涅以墨遂敗其面其娼号泣訴于
府公大怒立追士人至即下之獄數日當決遣其
士素有材名府幕皆更進言于鄭公曰此人寔高
材有聲河朔間今破除之深為可惜公曰惟其高
材所以當破除也吾亦知其人非久于布衣者當
未得志其賊害乃如此以如斯人而使大得志是
席生翼者也今不除之後必為民害竟決之

沈文通名遼未知杭州時有士人任康教即作薄媚及狽

狸者也粗有材然輕薄無行嘗與一娼閑六墨其
面後文通知杭州聞其事志之一日文通出行春
燕望湖樓凡往來乘騎者至樓前皆步過惟教不
下馬乃驟轡揚鞭而過文通怒立遣人捨至即教
也顧掾吏案罪即判曰今日相逢沈紫微休吟薄
媚與崔徽蟾宮此去三千里且作風塵一布衣遂
于樓下決之此可為輕薄者之戒

家兄門生有沈君章無他奇但性頗孝喜為狹邪遊
一日宿妓館日感寒疾以歸苦兩股疼其母按其

暇日兒讀書良苦嘗深夜閱書季中之炭薪故為
凍損耳君章謂余言其聞老母此語時直覓天下
無容身處即心誓白自此不復遊妓館矣後余
之信然此亦可謂善改過矣

家兄門生有湯良器人品甚高詩文字畫皆肅然事
繼母至孝家兄既捐館江西殯洪州時良器已登
第為江西司運司屬官遭罹兵革久不与家兄
聞問相及舍侄橫往扶護偶于一客次見之良器
聞家兄死沛然流涕乃極力佐舍侄營力扶護事

良器寔貧甚乃尽取妻子首飾授舍侄家兄旅櫬
得以万里護歸者良器之力居十七八予与良器
款不久然心知其賢者其後果与子才善又大為
李伯紀所前席其人固可知今又覩于家兄尽力
如此益信其為美也故家兄之賢弟子惟孫力道
陸虞仲湯良器華先覓陳德昭他亦余不能尽知
在諸公間惟先覓不第而卒而德游昭犹在場屋良
器名不韋早卒遂終于江西運司云

家兄門生有施大任嘗知秀州嘉興始視事訟牒

逾千指大任皆不問獨摘其無理者得七八十皆
科罪是日決捷至暮其不尽者明日又行之自後
妄狀者往皆屏跡

德昭有親王子思知海鹽縣視事之初其訟牒亦如
大任時子思不問獨摘其一無理者對衆痛杖之
杖訖子思往入宅堂去乃令一吏傳教令知縣以
餘諸訟者餘罷指揮其無理用者錢抽取其牒去及
子思餘罷出已失其半矣由此言之為政不可無
術

正夫曰人言漢高祖能用張子房高祖安能用子房
哉寔子房用高祖耳然觀高祖一村漢頗識道理
能聽人言語遂將駟使之見其時來目為成就之
耳

正夫曰人言陶淵明隱淵明何嘗隱正是出耳

正夫謂子才入有雲間妙矣然猶未若怀禪師
云雁過長空影說寒則天無留雁之心雁無遺踪
之意

正夫曰譬之射者左亦見是的右亦見是的前亦是

的後亦是射者左射右射而射背射不論如何
只是要中的如何是的曰仁

夫曰宰相須識體若不識體如何做得他王荊公
為宰相每與百官爭一事皆親書細字至數十劄
子犹不已豈是宰相體

正夫曰天下有几等人譬如以物自地壘至天上不
知有几層也自家須要在第一層上立地坐地始
得

正夫嘗論杜子美陶淵明詩云子美讀尽天下書識

尽万物理天地造化古今事物盤礴鬱積于胸中
浩乎无不載遇事一觸輒發之于詩淵明隨其所
見指點成詩見花即道花遇竹即說竹更無一毫
作為故予嘗有詩云子美季古胸万卷鬱舍蓄遇
事時一麾百恠森動日淵明淡無事空洞撫便腹
物色入眼來指點詩句足彼豈發其藏家但隨所
矚二老詩中雄同人不同曲蓋發于正夫之論也
淵明詩云山色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
辨已忘言時達磨未西來淵明早會禪此正夫云

或謂惠勝仲曰孔子在陳蔡之間弦歌不絕或几于
遣勝仲曰胡為其然也弦歌自是日用乃不變常
耳安得謂之遣子韶甚喜勝仲之言以告正夫正
夫曰固也然聖人既當尼亦當輟其日用事以圖
所以出厄之道至圖之不可乃安之如平日耳不
然水火既逼來兵革交至乃安坐不顧是愚耳何得
為聖哉故孔子所以雖絃歌不輟終微服而過宋
也

正夫說万物皆備于我所謂狼如羊貪如狼猛如虎

毒如蛇虺我皆備之

正夫謂子才曰子路未可量如子路拱而立三嗅而
作當是子路有省處

東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列妓女奏絲竹之聲恬兩
耳自有終宴不交一談者其人往更謂待已之
厚也或至有佳客至則屏去妓樂盃酒之間惟終日
笑談耳

奮傳陳無已端硯詩云人言寒士莫作事神奪鬼偷
天破碎神言奪鬼言偷天言破碎此下字最工也

今本乃作鬼奪客偷珠玉石矣此當言鬼神不可
言客也

竊聞王補之性至鈍每課百字至五百遍始能成誦
然精苦不已積久忽自通達王補之、名聞于四
海故知孝者有不勉耳勉之其有不至者乎性之
利鈍不計也子思曰有弗孝、之弗能弗措也有
弗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之弗明弗措也
有弗行、之弗為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
能之已千之若是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毛澤民名題西湖灵芝寺可規房紫竹一絕頗佳云

塔前紫玉似人長可恠危孫久未驥第放烟稍出

簷去此君初不畏風霜

有一相識妙于醫沈元用謂今世和扁而論者勿之
過年來頗覓聲消以予思之良以好賄重故也子
容曰医者好貨重財也已非其道况一好賄則有
命于其間矣病者之嗟則保其命之厚薄也近斯
人之多失豈非坐是

天經嘗言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

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賢顏子也今人亦云輩輩
陋巷家能安之豈不可笑也夫顏子負王佐之才
使小出所長取卿相如拾地芥然不肖苟進乃安
于陋巷此所以賢也今之人無材無德本是窮餓
之人乃亦曰我能安貧賤欲將何為蓋廟堂之上本
是顏子着身之地今乃陋巷非顏子之地矣然乃
能安之此所以為顏子之閭閻溝壑是汝着身之
地今在閭閻溝壑中違其所尔又何言安焉天經
之說極然今無志氣人徃皆以此自安孔子曰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夫
貧賤豈君子之樂哉然而不去者以家無貧賤之
道故也既有貧賤之道安得不求去之如之何為
去貧賤之道豈不以學不誨欣豈不以行不修欣
豈不以不才無能欣此所以貧賤也既以此得貧
賤在我者求去之如何日夜誨季日夜修身日夜
進其所不能三者既尽求其窮我者已不得矣然
後貴賤貧富學付之于無足道尔今乃惰慢荒逸
一無所為而曰我能安貧是安于不才無狀耳安

得謂之安貧賤哉又曰貧者士之常且只問他如何是士

子韶嘗夜夢陳子尚夢中憶其已死乃向曰公尚苗
滯幽冥子尚曰公既不嚴于生我亦何嚴于死此
語殊有理

陳履常以監司非其人置其酒食于所角余既書之
續以語茂寔之大以為過當曰譬如陽貨餽孔子
豚孔子不應弃之亦食之而已余深不喜此論一
時未有以荅茂寔且方与他客語遂罷已而思之

陽貨之豚孔子未必食何以知之孔子曰君食于
少施氏未嘗不飽以施氏食我以禮意曰知孔子食
于他或不飽也推孔子不飽之則陽貨之豚安知
其食也孟子曰請無以辭却之以心却之余深疑
此事君子于辭受之際受則受卻則却豈有受之
而曰心卻余因此論孟子之言所謂心却之者受
之而不用也古人如此者多倘寔受享其利而曰
心卻是妄語爾貨之豚正心卻之物也
魏公應為徽州司理有二人以五更乙會甲家如期

往甲至鸡鸣往乙家呼乙妻曰既相期五更今鸡
鸣尚未至何也其妻驚曰去已久矣復曰甲家乙
不至：曉遍尋踪跡于一行業中獲一屍乃已也
隨身有輕賣物皆不見妻号慟謂甲曰汝殺吾夫
也遂以甲訴于官獄久不成有一吏問曰乙与汝
期乙不至汝過乙家只合呼乙汝舍乙不呼乃呼
其妻是汝殺其夫也其人遂無語一言之間獄遂
成

游說師雄殿院子也知真定果時朝廷新得燕山其

倉廩虜人皆席卷去燕山大飢朝廷命府州果輸
糧調牛車所在鼎沸

惟議察

然無所為吏人惧更進言之曰姑去訴果糧已集
將行矣吏人皆扣頭言罪不細且此事非倉卒可
辦今尚未蒙處分奈何諸果且行矣通議曰便諸果
行乃白已而諸果皆行通議乃口召其民曰輸粟事
如何民皆曰晚矣通議曰不然吾所以不敷汝糧調
汝牛車者正以吾自有糧在燕山故也民驚曰如
何通議曰汝第往燕山固自有糧也汝每鄉止擇能

辦事者教人賣輕賣往糴之民皆惘然遂敷出金銀一二為臣處畢臨行又謂其人曰有餘金當盛買牛車以歸民至燕山所在糧運至集米價頓落為河北等路米有餘遂糴納之先至者以糧先久不得納皆賣牛車以自給其遣人遂以餘金買之皆乘而歸後其事達朝廷遂擢議為河北運使

鄧先祖知炭州某縣時當紹興中國家方創都錢塘所需材木甚大期且急所在鼎沸而先祖殊不徑意乃徐集諸里正各置之即以朝廷所降木色丈

尺人一紙令各具其界中凡寺凡廟凡駟凡官道有木與所降色樣合者供不得脫一根既供乃令匠往視之皆合遂令里正伐之官特與糧不須吏木乃大集所得倍其數他郡縣皆望青斬伐所殘入塚墓及民家要害處甚衆而吏復夤緣求乞于其間所在騷然惟先祖絲毫無侵于民且不出一吏所得乃過諸縣二者頗相類故併及之

有客解者作啟事痛詆試官時丁葆光為試官復其啟曰俛知有司之不明仰見君子之所養又云當

俾志氣塞乎天地之間無使精神見于肝膈之上
又曰韞匱而藏何妨于待價之玉踴躍自試真所
謂不祥之金

鄭毅夫以國子監第五人發奉意不平為謝主司啟
事云李廣事業自謂無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此
猶可也又云騏驎已老甘駕馬以先之巨螯不灵
置頑石而在上

子韶言舊問巷有人以賣餅為生以吹笛為樂僅得
一飽資即歸卧其家取笛而吹其嘹然之聲動鄰

保如此有年矣其隣有富人察其人甚熟謂可委
以財也一日謂其人曰汝賣餅良苦何不易他業其
人曰我賣餅甚樂易他業何為富人曰賣餅善矣
然囊不餘一錢不幸有疾患難汝將何賴其人曰
何以教之曰吾欲以錢二千緡使汝治之可乎平
居則有溫飽之樂一旦有患苦又有餘賞與汝賣
餅所得多矣其人不可富人堅諭之乃許諾及冬
既入手遂不聞笛聲矣無何但聞籌筭之聲尔其
人亦大悔急取其子送富人还之于是再賣餅明

日笛声如舊

刘若虚言京師有富人欲得一行頭難其人有人荐一人以往富人卻之其人謂其所荐曰某何以得卻幸試問之荐者问富人富人曰我观其人不能忍飢此不足掌財荐者告其人其人曰某誠不能忍飢只能忍飽富人闻之遂召其人用之果滿意子韶言某在史館方知作史之法無他在屢趣其文耳

俞与材說其所知史保人家京師有賣勃荷者京師呼薄

荷為勃荷也

其家嘗買之一日天大暑勃荷者至渴甚乞水于史、乃以尊酒勞之其人遂感激而去後

京城被圍史縋城出時城外悉已煨燼四顧人馬復杳然史茫、行野中憂恐甚俄而見茅店兩間史急趣之則乃一人家主人見史大驚曰官人何為至此、去咫尺即大兵不可前幸當由此所以慰荐史者甚厚史乃問汝為誰其人曰官人忘之乎即賣勃荷者也異時嘗蒙官人尊酒之賜時常不忘今日官人幸至此某報尊酒之秋也史曰今京

師外皆灰滅汝独能存何也曰某与一千人長厚
善故獲保全至今然行即遁耳且謂史曰斯人今
當至官人當伏床下語未畢所謂千人長者果至
与其人語久之乃去史乃出問曰汝何為与斯人
善曰家本旅店斯人曩時作河北商來京師十餘
年耳則金人謀我國家已久矣所謂崛起者非一
旦也史独以尊酒之惠其人感恩遂能免于死恩
之施人其報効乃如此

法言誦身將以信道也如誦道以信身雖天下不為

也叔祖曰身所以信道也道之誦信係吾身也豈
有身誦而道信者乎南子礼所當見也陽貨礼所
當敬也二者皆礼也非誦也孰謂見所不見敬所
不敬乎

楊承功之喪余在焉有弔客至或先哭而後拈香或
先拈香而後哭二者孰是余謂先哭而後拈香是
蓋其人始死徃見其柩則哀情已生是時何暇為
礼便當哭尔哭畢乃拈香跪奠始与之為礼耳今
孝子出見當先與之哭乎當先致其慰之辞乎是

必先与之哭尔生死之情一也故商人先拜而後
稽顙周人先稽顙而後拜孔子曰吾從周

六義之說新義以風雅頌即詩之四始伊川謂一詩
中自有六義或有不能全具者六義之說則風雅
頌安得與賦比興同處于六義之列乎蓋一詩之
中自具六義然非深知詩者不能識之夫賦比興
者詩也風雅頌者所以為詩者也有賦比興而無
風雅頌詩者非詩矣取之于人則四體者賦比
與也精神血脉者風雅頌也有人之四體使無精

神血脉以妙乎其間則塊然棄物而已矣夫惟善
其事者使精神血脉渙然于制作間于是而風雅
頌焉風者何詩之含蓄者也雅者何詩之合于俗
者也頌者何詩之善形容者也此三者非妙于文
辭者莫能之三百篇皆製作之極致而聖人之所
刪定者也故三物皆具于物中而風尤妙蓋風有
含蓄意此詩之微者也詩之妙用尽于此故曰言
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非詩之尤妙者乎此所
以居六義之首也歐陽公論今之詩曰寫雜狀之

景如在目前舍不尽之意寄之言外知寫難狀之
景如在目前此近于六義之頌也舍不尽之意寄
之言外此近于六義之風也

子尚說君子嚮晦入宴息以謂嚮晦入宴衆人皆同
之而未嘗息惟君子然後能息言心之休息也
叔祖善歌詩每在季至休沐日輒置酒三行率諸生
歌詩于堂上閑居独处杖策步屨未嘗不歌詩信
乎深于詩者也傳曰興于詩興者感發人善意之
謂也六經皆義理何謂詩独能感發人善意而今之

之讀詩者能感發人善意乎益古之所謂詩非今
之所謂詩古之所謂詩者詩之神也今之所謂詩
者詩之形也何者詩者声音之道也古者有詩必
有声詩譬若今之樂府然未有其詩而無其声
者也三百篇皆有歌声所以振蕩血脉流通精神
其功用尽在歌詩中今則已矣所存者章句耳則
是詩之所謂神者已去独其形在尔顧感動人善
心不亦难乎然声之犹可髣髴余覩詩非他徑比
其文詞葩藻情致婉轉所謂神者固寓焉玩味反

復千載之上餘音遺韻犹若在耳以此發之声音
宜自有抑揚之理余叔祖善歌詩其音當不出此
龜山教人李詩謂必先歌咏之歌咏之餘自當有
會意處不然分析章句推致致衆強以意求之
未有能得詩者也

蘓仲虎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
繫此辭殊可怪也曰隼者禽也誰道獸來射之者
人也誰道鬼來如此安用釋為三復其言乃知全
人有微音蓋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釋之曰隼者

此六字利本空格

禽也而射之者人也今詞中本無已叅之孔子曰
增一句云弓矢者器也此何理哉惟射隼者弓矢
而詞中乃不見弓矢是所謂藏器于身也聖人之
音豈不微哉

仁宗嘗与宮人博後出錢千既輸却即提其半是宮
人皆笑曰官家大穷相又惜不官尽与仁宗
曰汝知此錢為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
今日已妄用百姓千錢又一夜在宮中聞絲竹歌
咲之声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

樂處宮人曰官家且聽外間如許快活耶不似
我宮中如此冷落也地仁宗曰汝知否家曰如
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便冷落矣
嗚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

仁宗一日視朝色不豫大臣進曰今日天顏若有不
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進言宮掖事
以謂陛下當保養聖躬上咲曰寧有此夜來偶失
飢耳大臣皆驚曰何謂也上曰夜來微餒偶思食
燒羊既無之乃不復食田此失飢大臣曰何不令

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無夜供燒羊例朕
一啟其端後世子孫或踵之為故事不知夜當殺
幾羊矣故不欲也嗚呼仁矣哉思一燒羊上念祖
宗之法度下虞子孫之多殺故寧廢食嗚呼仁矣
哉宜其四十二年之間深仁厚澤橫被四海也
家兄門生有孫力道在鄉校與一同舍舒子進相友
善子進本富家子後大貧有孀婦挾二孤纍然從
子進既不能為之資年侵老嫁無售者力道深憐
之每自念使我忝一第必要之無何力道果登第

時年雖近四十然美風姿貴官達宦爭欲壻之者
十數力道皆謝去遂歸語舒氏婚及舒氏歸已白
髮滿頭矣力道与之惟如平生嗚呼世稱刘廷式
之義謂千載一人今力道之事豈減廷式哉力道
早年以貧不娶乃独以教孝奉孤遺平生所行皆
忠厚事然未嘗与人言亦罕有能知者力道名朝
宗錢塘人终于江山縣丞

家兄門生有陸虞仲崇寧初同家兄赴省試明日省
榜出是夜牽子無睡者惟虞仲酣寢如平日黎明

報虞仲遇同舍皆諂以入曰虞仲公遇矣虞仲方
竟乃徐問曰彥發遇否同舍曰偶遺虞仲曰彥發
不過吾事不可知復酣寢如初人皆服其度量自
登第後愈篤學其在仕路以夙節著後以監察御
史召未及供職而卒虞仲名韶之即子正之父也
二家兄蚤年力學久夜苦睡思乃以紙剪圓鬢如大
錢置水中每睡思至即取鬢貼兩太陽則渙然而
醒其苦如此治詩善誦說其誦說多自設問答以
解氣抑揚其中故能感發人意故子韶謂家兄誦

說有古法如公羊穀梁之大^文然江浙間治詩者多
出家兄門前后登第者數十人而家兄反不第豈
非命耶曩久困太季嘗有啓事一聯云池塘綠遍
又是春風河漢夜明忽驚秋月當時太學同舍者
皆誦此語後推恩為某州會昌縣主簿卒家兄諱
國光字彥發

禍福報應之理淺言之則不驗深言之則近怪故儒
者之于禍福可以默會難以言談也古今論禍福
者多矣惟子韶立論以為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

工其氣正其氣正故禍福之應亦正也唐虞三代
之下聖人不作故其氣亂其氣亂故禍福之應亦
亂也然其間不能無小差者堯之聖而丹朱失天
下舜之聖而商均失天下其善報為何如瞽之不
仁而舜興繇之不仁而禹興其惡報為何如以大
槩言之則子韶之論似也然如向之所論則禍福
之報莫切于父子之親當堯舜之身故不能無疑
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本不差毫釐
奈何不達理者指夫顏夭跖壽之事便疑其不驗

也善哉老氏之言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倘自此
言推而達之則禍福之理庶乎能默會矣

子韶省榜中有春秋試官一門生亦與試其試官盡
投以平生所作春秋又云場中當出某題某題宜
熟記之有人微知其情具以告陳阜卿益阜卿宗
卿皆春秋也曰春秋額最窄此不可不計阜卿曰有
命他日考試畢擇明日當奏名是夜有一試官
忽群鼠聞不可睡听之鼠聞落卷籠中其試官起
駭之則寤然無有再睡其閉如初審听之果落卷

卷籠中也又起駭之復寤然如是者三其試官乃
心動曰豈是中有卷子乎爇燭盡取落卷閱之果
得一書卷大佳試官曰事已定矣雖得此何為姑面
之明日試官乃會茶俄而下座有一小試官起白
知舉曰春秋止當取二人取三人已侵他徑分教
矣今止取若干人于書額大虧矣乞行處分遂
袖中出一狀稱說云云知舉曰業已定奈何其試
官曰固知無及矣然今日論列之萬一有謫罰廢
幾免罪尔衆試官曰去一春秋易耳願何所得書

卷手其夜試官陳闈鼠之事皆天驚因出書卷現之
衆皆稱善遂出一春秋正其門生也其春秋試官
犹爭不已家人不可竟見黜而阜卿兄弟皆過豈
不謂有天理乎阜卿名文茂常州人

子韶榜中有許教微嘗夢有人告之曰汝無及第分
叔微夢中遂懇其人以何道使其可第其人曰分
止尔奈何叔微曰行陰德可否其人領首而去升微
自此遂學習頗有得無何其鄉中大疫林微遂極
力拯療之往、獲全活者頗多一夕復夢其人唱

四句云呼盧殿上請何是主王陳間隔呼六為五
及是榜子韶既魁王郊第四人陳祖吉第五人叔
微第六人叔微又應該恩人升一名遂得第五人
恩例所謂王陳間隔呼六得五其親切如此呼盧
者傳胥之謂也

此條刊本無雅中
多闕文不應刪

閔子開頗有前輩氣嘗為鄉校直學令開圖書匠開
一圖書匠姓蔣年七十餘子開時亦年五十餘蔣
既開圖書至索價若干子開售以若干不可入售
以若干復不可子開素負氣乃擲圖書于地曰老

畜生乃尔爱钱乃叱曰去安用汝田為蔣色不動
乃俯拾其圖書徐納怀中曰直季無怒老夫雖賤
然嘗与先長官往來子聞聞之悚然乃拱手至胸
曰唯、又曰長官嘗有一帖

不知昨日遂

失礼于

吾已受公家拜四世矣且可六拜延嗣既拜而起
乃撫之如子姪然前輩受拜各自不同呂原明言
歐公有故人子來拜者但平受初不辭讓至荆公

溫公始答拜至其人通寒溫叙父兄交契畢再拜始不答如此則受半禮矣吾鄉閔子開子東兄弟見宋元章拜之元章曰忝蒙先長官不棄不敢答拜遂乎受八拜前輩受拜禮不同如此然以余意觀之荆公溫公最得中制云

進道嘗酒酣書乘流則行遇坎則止攻苦食淡吾素懷也或人辱我使紅裙傳觴盤列珍羞吐之則忤人茹之則忤已當此之時但付之一笑陶淵明所謂觴來為之盡既去無吝情其此之謂庭光見此

語乃指乘流則行遇坎則止謂余曰要須古人下語至進道之言吐之則忤人茹之則忤已此語便然又曰必如此乎進道此一段謂語窮死轉庭光意直須隨波逐流方明自在姑且子此使后人觀之果庭光語然乎進道語然乎

進道襟書云上士雖不讀書亦進下士雖讀天下之書亦不進惟在我輩正當讀書耳進道此語殊有味然雖上士安可不讀書進道第一等人乃自處以必讀書蓋可知矣

余隣人歲畜一犬每滿一載則賣之屠者至捕犬其犬跳梁號叫維屠兒不能近其主人者往焉其犬正窘急間見主人乃搖尾帖耳作呻吟聲至以身揩摩其主人以為獲所恃也俄而擒之以授屠者使人不欲視余謂隣人曰汝無賣犬、可恰如是况平日有吠盜之功乎犬直幾何吾當歲授汝直隣人感余言亦不賣犬

張九何鎮蜀凡官于蜀者既不得以子屬行及到官例置婢惟九何公不置婢官屬遂無敢置婢者

公聞遂買兩婢官屬乃敢畜之公將去任呼婢母囑之曰當善嫁此女且厚贈遺之猶處子也

杜祁公乞身得請旋于洛中置一宅居之時歐公為苗守祁公入宅即携具往慶歐公見門卷陋隘謂公曰此豈相公所居者當別尋一第稍寬者遷之公曰某今日忝偁國家宰相居此屋謂之小固宜然異日齊部承務居之大是過當竟不許

武惠曹平江南詣閭門稱曹彬勾當江南公事回而杜祁公罷相歸鄉里書謁次前鄉貢進士前輩所以取

功名富貴如斯而已

溫公每至夜輒焚香告天曰司馬光今日不作欺心事夫君子行已固求合于道既合于道何必天地知之而天地亦豈不知溫公何必若此哉公之為此蓋自警之術也

利器之問道于溫公溫公曰自不妄語入自謂平生不妄語此事不學而能及細看之始知人豈得不妄語如與人通書問叙間濶必曰思仰推此以往皆妄語也

趙清獻公就致政歸其清脩益至每浣中衣不敢懸空處曰恐觸汚神靈乃掛于床使陰乾推此其有欺暗室事乎

清獻平時類蔬食不得已止一肉及對賓客殺核皆盡

吳十朋家買鰻一斤得二枚其婢治之破其腹尾急纏其臂解去乃取之復急纏其臂至取盡其尾方定又異日學中烹鯽湯正騰沸乃以鯽投之鯽皆跳踞湯中有一鯽飛至屋梁乃復墮而死嗚呼可

怪也已故鱧鮮不可不戒貪生怕死同于人也

杭州江漲橋有富人黃氏性嗜鱧日羨數鱧一日其庖

者炮鱧以為熟也揭釜蓋有一大鱧仰伏于釜頂乃
復入釜中須臾揭之其鱧又仰為庖人憐之其厨
邊臨河乃縱諸河羞餘鱧以進立翁為訝其少以
為盜之也鞭之兩髀流血庖人痛甚卧灶下既覺
損齋痛正視兩髀則青泥封其瘡訝之俄而見鱧
自河負泥而上庖人大恚之具以寔告主翁主翁
感其事遂不食鱧後遂捨其廬為寺即今黃家寺

是也

有孚維心亨說者曰君子身維處險而其心嘗亨予
竊以為不然凡易言亨皆一字句以謂必如是乃
亨耳維心亨又坎豈曰置身之地故君子在坎必求
所以出坎之道乃但維心亨乎象曰坎險也行險
而不失其正乃以剛中北也釋有孚之辭夫剛中
之德行險而不失其正則君子處險之道盡矣然
則維心亨乃言出險之道也亨者出險之謂一君
子欲出險乎維有此心耳險吾心術能出險之道

聖人既陳可以出險之道又指人以出險之路其
什坎之辭始兩畫矣他日子正過論易曰近思有
孚惟心亨未得其說偶一日閑晝卧乃聞隔壁兩
脚夫當渡江一夫曰錢塘江甚險汝託得此心否
某乃撫席而起曰此有孚惟心亨也余曰余此說
舊矣子正名景端邀仲姪

子正謂余曰孟子論浩然之氣曰是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伊川則以至大
至剛以直為句其下止曰養而無害介甫則以至

大至剛為句下曰以直養而無害以伊川為句止
能形容浩然之氣于直字毫無功用以介甫為句
直字方有力余深喜其說以為子正子學問知求
日用處矣然有大不然者浩然之氣安能無一直
字無一直字則不成浩然之氣矣何者直正是浩
然正是養無一直居其中剛必至粗暴大則成荒
唐又安能配義與道乎

陳齊之謂余曰子貢以知見作故孔子特告之以汝
與回也孰愈益欲其自中入子貢不領反入

知見中走故也。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復曉之曰：吾與回皆言為知見，作不為知見，可困者惟顏子耳。故曰：汝不如也。齊之名長方本福寧人，今居平江。

高抑崇說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以謂脩其天爵而人爵來，從其不來，奈何？若不來，是天爵無驗也。若欲其來，則與脩天爵以要人爵，何以異也？可謂從者非此之從也。從者任之而已矣。

茲四人迪詰于商，不言成湯于周，不言武王，說者依然。

子才曰：無逸一篇，皆謂享國長久，所以不言湯武耳。然後衆說皆破，文字有如此者，分明而不見者，亦可怪也。

余嘗愛族姪庭先光說詩以為言之不足，使言之不可，足卻只如此也。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使嗟嘆之，可足卻只如此也。詠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使詠歌之可足，卻只如此也。惟卻了他不得，故獨為之舞蹈耳。

滕元發始至殿前，已取作第三人，以犯諫見黜，後復

至殿前仍居第三時鄭獬殿頭楊贈第二人或問
元發曰公平生以大魁自負今止得第三何其次
也元發曰只為鄭的獬楊的給也

王沂公作三元人皆賀之皆交贊其三元之盛公正
色曰曾當時牕下讀書意本不為此二字又在太
學時坐貧冬月止單衣無綿背心寒甚則二兄弟
乃以背相抵晝夜讀書人或遺之以衣服皆不受
豈是時已氣蓋天下矣安得不享達

劉得初白蒙亨劉觀皆太季名士太季魁往、三人

皆專之、下日嘗在場中會卷子德初先出之犯諱
二人不言次蒙亨出之又犯諱二人亦不言最后
現出之復犯諱二人亦不言三人者皆自喜謂二
人犯諱魁將誰歸及見黜始知皆犯諱此何容心
有一青陽衍治周礼赴上舍試其鄰坐有人過午猶
閱筆衍素不識其人遂起揖之曰日晚矣未下筆
何也其人曰今日偶因此題猶未有處奈何衍即
與卷子令休之其人得衍文會其意頃吏立就榜
出衍魁其人本經第二人文至今載榮遇集中

一人言鄉中有士人至在場中坐骨肉至親扣之卒
不告一辭而其人寔高才平生詩文混之東坡集
中人莫能辨也今年且六十矣猶困場屋陳阜鄉
兄弟居嘗卷子今所知恣覲然兄弟皆早第由是
言之在彼不在此也

章子平監賦云運啟元聖天臨兆民監行事以為戒
納斯民于至純上覽卷子讀運啟元聖乃動容嘆
息曰此謂太祖讀天臨兆民嘆息曰此謂太宗讀
監行事以為戒嘆息曰此謂先帝至讀納斯民于

至純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當遂魁天下此賦雖
不切題然規模甚偉自應作狀元當時破此四句
示豈有此意偶作如此看由是知世間得失往
皆類此耳

庭光先見予書王信伯始見伊川事以為侍立七十餘
日止得不為血氣所迂一句庭光以為七十餘日
不語便是矣正不在此一句止此庭光具眼處但
只此一句亦不是客句

嘗有數相識閑會話有一相識言舊有人于常買家

以錢三十得一子石即石卵也漫用蠶紙有人見其石欲得之遽貯錢數千其人見其着價高心疑之未與后遂增至二十緡其人見其着價愈高其心益疑以為宝也遂不與然持此石屢年無他異人亦無顧者但見所知則摩挲其石曰此嘗有人酬二萬錢矣如是又屢年其親知謂其人曰公持厥石久矣雖有疇昔之價然卒無他異為公計不如一剖之恐其中或有異就如其價不過夫二十緡而平生之疑以決豈不快哉其人然其說遂破

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泓然清流也人皆異之但不知其人欲得此時石何為時何子楚在座曰是必有用也

異時有人亦畜一石初不以為異胡人見之驚嘆不已遂願得其石適酬萬緡其人亦以酬價高猶豫未與胡人守其石不去遂增價至十萬緡乃與之人問胡人此石何異也胡人遂取盃水以石置水中使人諦視之乃有一馬現石中有飛動之狀人問曰此石固異矣然何用也胡人曰此名龍駒石以

水浸之飲馬輒生龍駒此無價寶也由是言之則
其人之欲得子石意者亦若有此類用耳

餘杭萬氏有水盆徒一尋常瓦盆耳然冬月以水沃
之皆成花所謂花者非若今之茶花之類然德形
似之也跌萼檀蕊皆成真花或時為梅或時為菊
或時為桃李以至芍藥牡丹諸名花輩皆交出之
以水沃之後隨其所變看成何花初不可定其色
目也萬氏歲必一宴客現水盆花人亦携酒就現
焉政和間天下既奏祥瑞而徽宗復喜玩好物故

天下吳宝咸輻輳頗皆得爵賞万氏以為吾之盆
天下至吳使吾盆往當出貢獻上蒙爵賞最厚遂
進之及盆入乃不復成花矣几獲罪嗚呼人之爵
賞豈容濫取也万氏水盆聞于江浙久矣挹水浸
之即成花頃刻無差一冒爵賞遂失其初豈偶然
哉世之無義無命貪冒爵賞者現万民之盆亦可
以少省矣

花之白者類多香其紅者殊無香今花以香名于世
者白花居十七紅居三惟荷花瑞香數種而香亦

俚瑣碎小紅耳不惟稱名于世者籬落田野間雜花

之香者不可勝數大率皆白色而紅色者無一二

也固知戴其角者關其齒傳以翼者而其足此理

在天地間無物不然也

本草云柎合者殺人桑白皮出土者殺人魚無目者

與鱗逆者殺人如此十餘種魚無目與鱗逆者固

未之見也今人烹炮豈皆能去椒之合口者店家

桑白皮安能保其無出土者然亦未嘗見殺人他

物亦爾是果古人不足信歟余竊觀本艸之論藥

如左氏之論禍福凡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

不中節皆以為得禍本草言椒寔之合口一桑白

皮之出土皆以為殺人一威儀之失度一言語之

不中節未必遽得禍而左氏斷之以必得禍盖有

得禍之理也一椒寔之合口一桑根皮之出土未

必遽殺人而本草斷之以殺人盖有殺人之理也

既有得禍殺人之理則安得不慎今人食物偶或

不死者盖其五臟和平血氣強盛幸有以勝之耳

不幸而是中失調血脉方亂則又以一物投之禍

莫測也

北憲彙錄二卷宋施彥執撰竹垞跋云得之海鹽陳少典所藏其書稍流傳于世今刊

叢書中已酉長夏以刊本校勘至有異同如關子開願一則雅多闕文而刊刪去殊失本原面目內載王

代知海鹽縣事故國經祇有王震王本王懋所謂王子

思者未知何名所記一事亦未載後之續國經者宜補

北憲彙錄卷下終

馬耕升記

此冊為耕升所手校兩據刻本蓋即嘉善本也上卷濃朱筆識為周才既而重校而據為陸畫齋本讀畫本出自吳方山較竹垞本為古故文字多勝處如周子開二條此本鈔本不列讀而吳本則完具其一一也望且莫春承地山惠何詳較一過附記於此地山試取讀畫本一勛當知余言不謬矣沈姓

北憲彙錄二卷宋施彥執編予得之海鹽



典所藏昆山徐氏晉江黃氏從予借抄其書稍

流傳於世按彥執諱德操海昌人張子韶之友也

生不婚宦病廢而歿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

不過四人姚葉先止公繼又去其和彥執詩云環

顧天下間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

先覺也彥執嘗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即

擘編橫浦集附之卷末今海昌志人物莫不舉其

姓氏者矣進道名述克張孝祥榜進士有箒臺公餘

癸亥九月以士礼居刻周礼从大方易得亦跋



